



我与那个秋天的约定

■ 何克林

我不是叙永人。可在那年秋天到来之前,我已经在这片乌蒙山深处的土地上,做了好几年乡镇干部。

乡镇的工作,是热闹而琐碎的。邻里纠纷、田界争执、低保评议、孩子上学,桩桩件件都压在肩上,一天到晚脚不沾地,兜里总揣着记事本,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老百姓的难处。那时我以为,帮人把一件件难事办妥,就是我对这片土地最好的交代。

2014年秋天,我三十出头。一纸调令,将我从乡镇政府调进了调查队。那天我站在永宁河边,望着雾气缭绕的乌蒙山,心里说不清是忐忑还是期待。三十出头,不再是初出茅庐的年纪,也早过了心浮气躁的时候。我知道这一脚踏进去意味着什么——往后的日子,怕是要跟这满山的数字、满山的百姓,长长久久地打交道了。只是我没有想到,这一打交道,就是整整十二个年头。十二年,我敲开过许多扇门。

城郊的老院子,青砖墙,木门闩,门楣上贴着褪色的春联。我站在门外,跟人家讲:“国家抽中咱家不容易,记住每一笔开销,都是给日子留个凭证。”起初人家是防备的,探着头把我堵在门边。我不急,搬个小凳坐下,先问老人身体,再问地里收成,“话匣子”一开,防备就化了。末了人家留我喝茶,翻出皱巴巴的账本,把卖鸡卖菜的钱、儿女寄回来的钱,一笔一笔念给我听,叹口气说:“你们这些人,比我们还操心。”

在乡镇待过的人,入户总是熟的。知道庄稼汉什么时候收工,知道哪家的孩子几时放学,知道该怎么跟人把话说到心坎里。黄昏的田埂上,我总在农户扛着锄头往回走的当口拦下人家,问今年的活计,问家里几个壮劳力,问在外头打工挣了多少、想不想回来。叙永的山路,有的藏在山坳里,车进不去,只能踩着露水步行。我也曾被村子里的狗追得一路小跑,主人追出来喊“它不咬人,莫怕”,一边喂住狗,一边笑话我:“你们搞调查的,胆子倒不大。”我抹一

把额头的汗,也笑了。

这些话,最后都变成了纸上的数字,汇进国家的账本。没人记得我的名字,可每一项就业的政策、每一份民生的保障背后,都有我们这些人翻过山、蹚过水留下的脚印。

我也常在返乡的人流里,跟那些背着蛇皮袋的庄稼汉攀谈。问在外面的营生,问年迈的双亲,问留守的孩子。他们话不多,却字字实在。有一回,一个返乡的大姐拉着我的手,非要塞几个刚摘的橘子给我,说:“你们这些搞调查的,翻山越岭的,也难为你们了。”那一刻我鼻尖一酸,想到这些年翻过的山,一下子都直了。

十二年,叙永的山还是那样的山,可山里人的日子,一年一个样。当年的薄田如今“田成片,路相通,渠相连”,收割机开进了梯田,无人机把半山的玉米一袋袋吊到山下农户院坝;赤水河岸的甜橙,挂成了漫山遍野的“金果子”。我采过的那些数字,一笔一笔,都化成了这方水土看得见的变化。

如今,我不再只是管好哪一户的账,更要守住整个队伍的风气和底线。干我们这行,吃的就是“实”字这碗饭。我把“诚信诚实,依法统计”这八个字,讲给一批又一批年轻同志听,就像当年老同事手把手教我那样。看着他们背着入户的挎包,踏着村庄便民路往山里走,我常常会想起那个秋天站在队门口的自己——三十出头,成熟却仍怀着几分忐忑,笃定却仍带着几分青涩。

那个秋天,我与叙永立下了一个约定。它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誓言,不过是踏进队门时,在心里对自己轻轻说的一句:这条路,认认真真地走下去。

叙永的山,一年年绿了又黄;我鬓边,也悄悄添了几丝风霜。可那个秋天埋下的“种子”,早已在满山的秋风里,长成了郁郁葱葱的树。

这个约定,我还想一直守下去。守着这方山水,守着那些数字背后实实在在的人,守着统计调查人员最朴素的那份初衷……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叙永调查队)



江桥暮色

刘昌松 摄

土楼访民生

■ 张媛媛

九月,永定的群山之间,秋意渐渐漫过层层梯田。稻谷渐渐泛起金黄,微风掠过山谷,送来淡淡的稻香。一座座土楼静立,黄褐色土墙历经数百年风雨,黑瓦屋檐层层环绕。一大早,调查员小李带上调查证和PAD,踩着土楼外被岁月磨光滑的小路,准备前往约好的调查户家中开展月度劳动力入户调查。

土楼人家的生计自有它的特点,农忙时下地耕作,农闲时节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。临近中秋佳节,在外务工的人陆续回乡休整,小小的村落慢慢热闹起来。随着生活越来越好,大部分村民搬进了自建房,只有少许老人还住在土楼里。今天要走访的卢阿姨就住在一座圆形土楼里。

“卢阿姨,之前约好的,我来做劳动力调查登记。”小李走进这座圆楼,远远地看到卢阿姨正坐在檐下挑菜,便扬起客家方言讲清来意。

卢阿姨放下手里的青菜迎过来:“来屋里坐,之前在电话里也没听明白,这个是要做什么用的呀?”

土楼人家待人淳朴,但对上门调查,心里难免存着几分顾虑。对此小李早有准备,他连忙递上手中的《致劳动力调查户的一封信》,耐心解释:“您看看,这是国家统计局开展的一项调查,之前在村部也张贴了公告,您家被抽选为本月的调查对象了,就是登记一下您家里人的务工情况。这是为了把村里人的就业失业情况摸准,方便落实就业帮扶惠民政策,个人信息都会严格保护,不会给大家增添麻烦的。”

推开带着旧纹的木门,只见屋内八仙桌摆得整齐,桌上堆放着些许点心和水果。落座之后,小李一边询问一边操作PDA,“家里目前有几个人常住”“儿子儿媳有经常回来吗”“您上周有干活吗?做了多长时间”……儿子儿媳常年在外出工,今年六十三岁的卢阿姨,和丈夫在家打理柿子树。讲到务农,她满是期盼:“年纪大了,走远打工不方便,家里还有田地可耕。眼看柿子要熟了,希望是个丰收年,等孩子们回来好好过节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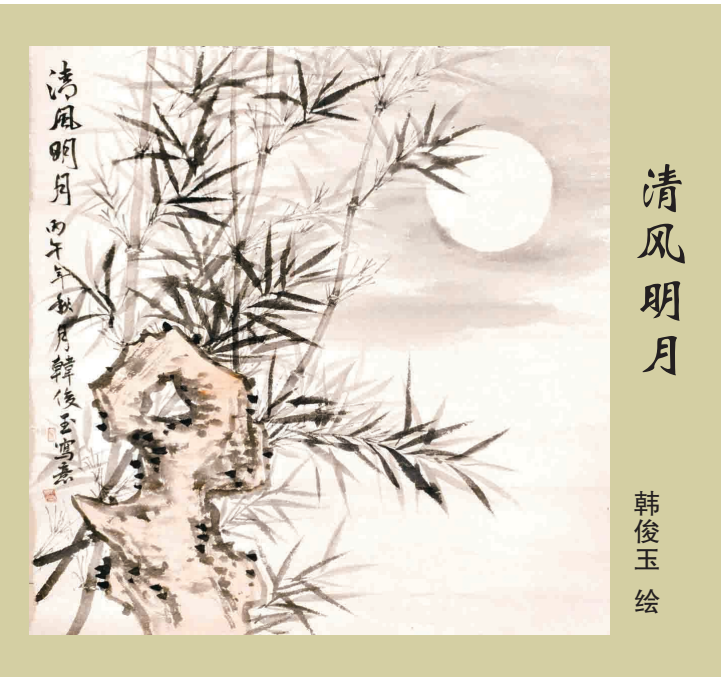
告别卢阿姨,小李接着去走访不远处一户年轻夫妻。一进门,就见男主人大伟正在收拾院子。小李笑着打招呼:“大伟,好久不见,最近都在家歇着吗?”

见到小李,大伟抬头笑道:“好久不见,经常在外跑,早出晚归,很难碰得上。趁着节前停工休息几天,置办一些年货,就盼着八月半全家好吃顿团圆饭。”

小李坐在小院树下,和夫妻俩慢慢聊开,仔细核对家庭人口、就业状态、务工时长,一条一条仔细录入PDA。这户男主人做建筑零工,四处奔波,收入时高时低,女主人则留守家中照顾年幼的孩子。

林荫下透过一缕柔和的阳光,洒在他们脸上。一组普通的调查数据,就这样裹进了普通百姓的期盼。

走了一户又一户,夕阳渐渐西下,家家户户的灯火次第亮起。小李手中的PAD已经记下了满满的人间百态:有人守着田地耕耘度日,有人奔波四方讨生活,有人努力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……稻香漫过山坳,月色落满小村,每一次入户都是一场温暖邂逅,每一组数据都是属于这片客家土地最朴素的民生牵挂。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永定调查队)



清风明月

韩俊玉 绘

雾江渔影

赵静茹 摄



又一年,棉花开

■ 张会萍

闲暇回望过往,沉淀在时光深处的记忆,总在不经意间涌上心头。那片无边的棉田,便是镌刻在我心底最澄澈、最温暖的乡土印记。

我生于新疆,长于乡野,年少的大半时光,都与一望无际的棉田相伴。每到秋日,乡野便换上一番丰收的景致。碧绿的棉株沐着日光,褪去青涩,由绿转褐,日渐成熟。饱满的棉桃次第绽开,团团洁白蓬松的棉絮缀满枝头。放眼望去,万顷银白铺展于田野之上,仿佛大地落下一场温柔的白雪。清风掠过田垄,棉絮轻轻摇曳,空气中弥漫着棉花独有的草木清香,这是新疆秋日特有的气息。

我的家乡是远近闻名的优质棉花之乡,父亲也曾获评全州“植棉能手”。日日与棉田相伴,这片土地的模样早已深深烙印在我心底。拾棉花,是故乡秋日里最盛大的农事。年少时,我常跟着长辈走进棉田。秋日晴空万里,暖阳遍洒四野,落在朵朵棉絮之上。俯身采摘,将柔软洁白的棉花一把把收进棉兜。烈日灼晒,衣衫浸透汗水,双手不停劳作,可望着棉兜渐渐鼓胀,心底便生出质朴的欢喜与期盼。

每一朵绽开的棉花,都是土地赠予耕耘者的沉甸甸礼物。少时不解生活百味,只记得无垠的棉田、田间的欢声笑语,记得秋日高远的蓝天,还有长空里南飞的大雁,一切纯粹而美好。

岁月流转,转眼已至中年。离开棉田多年,行走于市井烟火间,历经人生起落,也曾遭遇风雨波折。每当内心疲惫、心绪起伏时,故乡棉田的模样总会清晰地浮现在脑海。棉花质朴内敛,默默扎根于土地,将柔软与温暖赠予世间。这份向阳生长的坚韧与纯粹,浸润着我的成长,成为人生路上温润的精神力量。

如今,故乡大地早已旧貌换新颜。广袤的棉田里,现代化农机驰骋沃野,科技赋能万亩良田。往昔人工拾花的辛劳,已然化作一段温柔的旧时光。规模化、现代化的种植,让洁白的新疆棉走出戈壁,走向更远的山河。这片棉田,不再只是我的童年记忆,更成为新疆蓬勃发展、百姓勤勉奋斗的生动见证。每逢清秋,望见遍野棉白,内心依旧温润如初。

一朵棉花,藏着土地深沉的眷恋,藏着农人岁岁耕耘的坚守,更藏着这片西域热土生生不息的生机。烟火人间,岁月绵长,故乡那片棉田,岁岁予我以温暖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昌吉调查队)

■ 刘蕴

秋日的周末,我踏着微凉的晨雾归乡。天色刚蒙蒙泛白,山村还浸在朦胧的秋岚里,母亲便已起身,收拾妥当要去赶三交镇的早集。老家方圆数十里,最热闹、最鲜活的烟火市集,便在这座黄河之畔的古镇。农历逢一逢七的日子,便是雷打不动的集会,岁岁年年,从未停歇。三交镇卧于黄河东岸,是吕梁山下藏了千年的“水陆码头”。自古便有“击鼓闻两省,鸡鸣惊四县”的美誉,隔滔滔黄河与陕西绥德、清涧相望,东接吕梁群山,连通柳林、石楼地界。一镇牵两省,一隅连四地,得天独厚的区位让这里自古便是商旅云集的通衢要道。河岸边的黄土坡上,枣树生了千年,枣果个大肉厚,远近闻名。曾经的岁月里,黄河帆影往来,渡口舟楫穿梭,南北货物在此集散,车马喧嚣、人声鼎沸,让这座河岸边的古镇成了远近闻名的繁华市集,沉淀出独有的古朴与热闹。

年少时,我曾在三交镇中学就读两载。那时的古镇,街巷不算规整,青石板路蜿蜒曲折,砖石老屋错落相依,间或立着几间明清时的铺面与宅院,门楣斑驳、石阶磨得发亮。整条街虽有几分破旧粗粲,却日日烟火繁盛。彼时便知晓,这里不止有市井烟火,更有滚烫的红色记忆。镇子旁的山坡上,苍松翠柏环绕着一处静谧之所,那是刘志丹将军殉难的地方。山间矗立的纪念馆静静诉说着峥嵘岁月,让这座烟火古镇多了一份厚重的家国底色。

天色微熹,三交镇的早集便悄然启幕,不等日头升高,上午十点便已落幕,像一场短暂却盛大的人间烟火盛宴。街巷之间,摊贩沿街排布,琳琅万物铺满长街,烟火气扑面而来。新鲜脆嫩的时令蔬菜水果带着晨露,整齐码在塑料筐里;本地特色小吃沿街飘香,筋道爽滑的碗团、清爽开胃的凉皮、香气四溢的夹肉饼,热气氤氲

间,是刻在乡人味蕾里的乡愁。

市集从不止于烟火吃食,更藏着山野农家的四季生计与日常所需。农具摊位上,崭新的锄头、镢头锃亮锋利,铁锹、镰刀、耙子依次排开,承载着来年的耕耘期许。一旁的日杂摊位,高粱秆扎的扫帚、荆条编的簸箕扎制细密,各式各样的门帘、布衣鞋袜朴实耐用,每一件器物都贴着山野乡村的生活肌理。最动人的是街角的中药材收购摊位,乡亲们提着荆条编的筐子、篮子,里面码着秋日进山创挖的远志、柴胡、黄芩等,蛇皮袋里装着捡拾的酸枣。这些取自山野的细碎收成,是农人秋日的辛劳所得,换得一家日常的柴米开销,质朴又滚烫。

熙攘的人群穿梭街巷,乡音袅袅。熟人相逢驻足闲谈,摊贩吆喝声声绵长,老人们缓步闲逛,孩童追着烟火奔跑。短短几个时辰的市集,浓缩了三交古镇最鲜活的人间百态。黄河畔的风穿过街巷,裹挟着食物香气、泥土气息与草木清香,酿成独属于古镇秋日的温柔。

市井喧嚣依旧,岁月变迁却悄然而至。因古贤水库的兴建,这座千年黄河古镇,终将迎来淹没迁址的命运。如今的三交镇,依旧炊烟袅袅、烟火寻常。可所有人都知晓,不过明后天,镇上居民便要举家搬迁,迁往高处。这座存续千年、承载着秦晋交融、红色记忆与市井烟火的古镇,终将沉入碧波之下。

站在秋日的市集尽头,望着热闹喧嚣的街巷与远处奔流不息的黄河,心中感慨良多。年少求学的青涩时光、祖辈耕耘的烟火日常、千年码头的繁华过往、红色热土的峥嵘记忆,都镌刻在这座古镇的肌理之中。而这场秋日早集的烟火,热烈又短暂,喧嚣又温柔,是三交古镇留给世人最珍贵的回响。山河不语,烟火留痕。纵使古镇风物终随岁月浸透消散,黄河岸秋集的烟火,也总会在别处重新聚拢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吕梁调查队)